

庫文生學小

集 一 第

(類 話 童)

夢 大 柏 呂

譯 昶 應 徐

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小學文庫

第一集

(童話類)

呂
柏
大
夢

徐應昶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主和應徐五雲王
集一第庫文生學小
(二六二一一)

夢 大 柏 呂

Rip Van Winkle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發 印 發 譯 原
行 刷 行 述 著

中
華
民
國

編
輯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襄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頤
趙景源
殷佩斯

原著者小傳

華盛頓·歐文 (Washington Irving) 是美國著名的文學家。西曆一七八三年，四月三號生於美國的紐約城 (New York City)。他十九歲，開始著述，在他哥哥主編的一份報紙上發表。他所著的第一本書，叫做「紐約的歷史」 (History of New York)，用一個假名叫做笛利舒·尼克波克 (Diedrich Knickerboker) 的來刊行。可是，所謂「紐約的歷史」，不是紐約的真史，却是一本滑稽的作品，內容是攻擊初搬到紐約來住的古荷蘭人的後人，這些荷蘭人都以為這本書是在譏笑他們的祖先，可是他們的子孫現在倒驕傲地自稱做「尼克波克人」 (Knickerbockers)。(Knickerbockers 本作半膝袴解，此處作穿半膝袴的人解。)[拊掌錄] (Sketch Book) 是用赭弗理·克累恩 (Geoffrey Crayon) 的名義在英國刊行，這書大受人歡迎，就是我國的學生也幾乎無人不讀。「呂柏大夢」就是「拊掌錄」裏面的一篇。後來他繼續著成「白累司·布立治傳」 (Brace-

bridge Hall)「旅行述異」(Tales of a Traveller)「科倫布傳記」(History of Columbus)「格拉那達的征服」(The Conquest of Granada)「阿爾漢布拉的故事」(Tales of the Alhambra 又名「大食故宮遺紀」)及其他諸書，都很出名，使他名利兼收。以上各書，都是他住在歐洲時著的，他在歐洲住了十七年。一八三二年，他回到美國，遊歷美國的西部，在這個時期內，又著了別的書。後來，他到西班牙去充當公使，在那裏駐了四年。他再回到美國之後，著「華盛頓本紀」(Life of Washington)一書，這是他最後而又最長的工作。他是美國最先成功的文學家而又能最得人愛敬。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卒於他的住家（名叫迎暉廬（Sunnyside），在紐約他利鎮），享年七十六歲。

譯者誌

呂柏大夢目次

原著者小傳

第一章 在家時的呂柏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呂柏的奇遇……………一七

第三章 睡醒……………二七

第四章 在新國旗之下……………五一

呂柏大夢

第一章 在家時的呂柏

凡曾經坐船由哈得孫河註一汭流而上的人，一定還記得卡次啓爾羣山註二的。牠們是阿帕拉契安大山脈註三的分支，在哈得孫河西面遠望，便可看見牠們高入雲霄，巍然有睥睨四周的氣概。凡四季交替，氣候的變遷，甚至一天裏每小時的更代，都能使羣山的形態幻變不測；所以，村中的管家婦，無論遠遠近近，都把牠們當做最好的晴雨表。當天氣晴朗、日落的時候，那些山峯便穿了青紫色的衣服，把牠們瑰奇雄偉的樣子畫在清朗明淨的薄暮的天上；但有時候，在沒有雲的當兒，牠們就露出頂上灰色的

雲氣，環繞着峯尖，好像在夕陽的裏面裹了一條頭巾，光輝燦爛，如同一頂榮顯的王冠。

在這些奇幻的山腳底下，可看見一縷縷的輕煙由村中冉冉上升，那些用石板蓋成的屋背，在樹叢中閃露出來。那高地上蔚藍的顏色，到了近處地方便漸漸淡了，變成鮮綠色。這是一條很小和年代甚古的村落，是美國革命以前，恰在良善的彼得·斯泰味散特註四做紐約總督那個時候，由荷蘭人創立的；村中有些房屋是初搬到這裏來住的人蓋的，數年之中，還有幾間是好好兒的存在；牠們是用由荷蘭運來的黃色小磚築成，屋中有百葉窗，三角形的屋頂上，各有一個風信雞。

就在這一條村裏面，有一間被風雨侵蝕、敗壞到不堪的屋。屋中住着一個性情良善、頭腦簡單的人。那人叫呂柏·樊·溫

格爾，他住在這裏，已經有許多年數，那時候，紐約還是英國的行省註五哩。他的祖先們在彼得·斯泰味散特的時代，都是勇敢善戰的，曾經助他圍攻克立斯丁那礮臺註六，但呂柏不是這麼一種好戰的人。我早說過他是一個性情良善、頭腦簡單的人；但是他又是一個慈善的隣舍和怕老婆的人哩！大約，他所以這般的溫良恭順，能得人歡心，恐怕就是他老婆把他煅煉成功的罷。他的脾氣，自然是在他老婆的嚴威之下和悍潑的熔爐裏，纔能夠煅煉到這麼溫柔，而他在家中所受的責罵，也就是教他忍耐哩。

呂柏自然被這條村裏所有的賢妻們所重視的。那一班賢妻們，大抵都是性情溫和的人，偶然遇着呂柏家裏爭吵的時候，她們都幫着呂柏。她們在晚間閒談的當兒，每講及呂柏受氣的事情，她們都要說呂柏夫人不是。至於村中的小孩子，一見呂柏走來，



上背他任爬的有腳衫的他住扯的有子孩小的中村

也大聲歡呼；他和他們遊戲，替他們做玩具，教他們放風箏和射石子的玩意兒，又把神怪的和印第安人的長篇故事講給他們聽。所以每逢呂柏在村中閒行的時候，便有一班小孩子，有的環繞他，有的扯住他的衫腳，有的爬在他背上，雖然向他做種種的惡作劇，他也不發怒罵他們；甚至隣舍的狗，也沒有一隻是向他吠一聲的。

呂柏一生最大的錯處，便是不喜歡做對於自己有益的事務。但說這是由於他不能耐勞的緣故，卻又不是。他常坐在陰溼的石上，拿了一條釣魚竿，牠的長度和重量，和韃靼人的矛一樣。雖然整天釣不到一條小魚，他也不埋怨的。他有時托着鎗，一連幾個鐘頭在樹林溼澤中走來走去，或是登山臨谷的去打幾隻松鼠或是打幾隻野鴿。

隣舍偶然有事求他相助，他從來沒有拒絕過，雖然所做的事極勞苦，他是情願的；至於求他剝去粟米的衣，或者搬石砌牆，他更是熱心得很。村中的婦女，也常常差使他，所做的事情，都十分瑣碎，是她們的丈夫所不肯幹的，她們的丈夫，沒有像呂柏那麼服從。綜而言之，呂柏是只顧別人不顧自己的；至於盡家庭的責任，整理田畝，在呂柏看來，斷不是他所能勝任的事。

他時常對別人說，他那一小塊的田，在全村裏是最不好的，雖然盡力去耕，也沒有用處。田裏一切的東西，如果漸漸現出荒蕪的樣子，那就非到了荒蕪的地步不止，雖然有他打理，也是無用。他田裏的籬笆，時常一片片的落下來；他的母牛，時常走失，或是闖到菜田裏；他田中的野草，比別處生長得快；他偶然有些戶外的的工作，卻往往遇着陰雨，使他不能做事；所以，他那份

祖遺的產業，自從給他管理之後，便一畝一畝的逐漸縮小，只剩了一小塊兒的田，種些粟米和馬鈴薯罷了，而這一點點兒的地方，又是附近田畝裏最壞的。

他的子女，也是醜陋粗野，似乎沒有父母、沒有親族。他的兒子小呂柏，生得和他父親一個樣子，看他穿了他父親的破衣，可知道他的性情，將來一定能傳受他父親的習慣。他常常跟在他母親後面，好像是一匹小馬，穿了他父親那條舊的寬襠褲，因為褲子又長又闊，便時時用一隻小手把牠拉起來，似乎是一個美貌的婦人在雨中行路拉起她的裙子一般。

但是呂柏·樊·溫格爾是一個心地快樂，性情愚蠢而頭腦冷靜的人，隨遇而安，只求吃得飽，不管麵包的顏色是白是黑，總以少用心力，無須煩腦得來的要算最好；他寧願袋着一個「便士」



來裏田菜到闖當時牛母的他

捱餓，不願做工去賺一個金鎊。如果任他自然，他便要無冬無夏的終日嘯傲，談天嬉戲，但是他的妻子整天在他耳邊罵他懶惰，說家道貧窮，都是由他弄成的。

他妻子的舌頭，由朝到午，由午到晚不住的翻騰着，凡他所做的種種事情，沒有一樣能討她的喜歡。呂柏對於這種告誡的說話，只有用一個方法來對付，就是聳聳他的肩，搖搖他的頭，翻着他的眼睛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但是這種獸樣，使他的妻子更是怒得利害了，所以他時常喜歡躲到門外去——其實，世上怕老婆的人，也只有這一條路好走哩。

呂柏在家裏最親暱的，只有一隻大狗，牠的名字叫做狼，這狗和牠的主人一般的怕牠的主婦，因為在樊·溫格爾太太眼中看來，他們正是一類的東西，並且幾乎以為呂柏時常到外面去，完



牠偶然看見掃一帶揮牠便嗶一聲向門外跑了